

改良長途汽車路線

廣州各長途汽車路線，完全在特設局內，另擬交通網，將各站遷移，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匪洗劫博羅派尾墟

博羅縣派尾墟，為該縣最富庶之地，十一夜十一時，匪徒突襲該墟，劫掠一空，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破獲香港劫案續聞

公安局特別偵探隊，十七日破獲香港九龍劫案，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寡婦携子再醮被拐

西關荷溪三約二巷左邊第三家，寡婦李氏，有女阿金三歲，其夫陳某，經年在外，去年陳某回鄉，李氏亦隨之，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募款補助高興公路費

南海五區與高興公路，年前在附近籌建，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九江開會組織合作社

十五日下午一時，九江各界，在九江開會，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水陸會舉行花式跳水

東山水陸會，定於十九日下午一時，舉行花式跳水，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槍決匪首吳華

順德縣匪首吳華，係已死匪首，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小販被友謀財害命

王天恩，三十四歲，花縣人，早失怙恃，有兄名王德，妻李氏，在港耕種，天恩被謀財害命，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佛敎居士林定期成立

廣州佛敎居士林，已正式成立，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石鄉金花之熱鬧

南海十區石鄉金花，平日香火鼎盛，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印紙店火警全間燒去

十八日上午四時，佛山同安大街福昌藥房，印紙店火警，全間燒去，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西南鐵路下勿久勾留

市府與粵路局，合資興建西南鐵路，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南勝里場舖幸無傷人

惠福分局南勝里場舖，因拆卸，幸無傷人，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電車車轆斷小童足

十歲童子范大山，南海人，居清水濠五十五號，因電車車轆斷，小童足受傷，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電線中斷傷人之危險

十八日下午二時，大雨滂沱之際，高第路積水，電線中斷，傷人之危險，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糖廠查放槍擊傷私梟

省糖廠經理處，查放槍擊傷私梟，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鄉民失竊流血慘劇

南海鄉民失竊流血慘劇，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破獲字花窟拘去兩婦

十八日下午一時，海濱分局，破獲字花窟，拘去兩婦，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九江市派警檢查槍照

九江市派警檢查槍照，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失業者在路邊倒斃

南海石灣上約大益行工人，因失業，在路邊倒斃，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稽查捕去賣私烟婦人

佛山稽查局，稽查捕去賣私烟婦人，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辭退收賬員惹起糾紛

佛山天橋坊裕泰布店，辭退收賬員，惹起糾紛，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控告香燭捐承商濫抽

商人嚴九，控告香燭捐承商濫抽，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段警截獲搶銅仙匪徒

十八日下午四時，有兩男子，在光復路一百八十二號門牌，搶銅仙，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大富鄉捕獲四個竊匪

番禺一區大富鄉，捕獲四個竊匪，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省各地餘聞片錄

省各地餘聞片錄，現正由市府定本月起，將各站遷移，並準備七月一日起實行，及將各站遷移於外。

怪狀 婚後的煩惱 工餘

戒吾夫于月前始勝以投金者。價一千二百金。今猝然失去。將啓夫疑。余誠無辭以解也。此誠無以對姑。但不知所償。復乃央其姊曰。吾假假子以時日。當乞食贖也。姊無此力。乃曰。舍此亦無別法。但還款仍須有限期。方易與夫訂定。得其實寬假。大喜過望。逾論其他。乃說定每月籌還四十金。計分三十期。足二年半始得完結。自後買以巨債在身。月中雖有新金六十元。除還債外。祇得廿元。月終以元爲定。是爲定債外。

關氏文倅去游滬遊玩。心遂傾注一日，
聞約赴會，不期而遇。藉談衷曲。文倅以
爲玉闥所附。落見其後。俱探究竟。未幾
關氏抵荔枝園。文倅亦攜僮僕至。二人並
談心。嫵媚不倦。斯時也。林頭飛鳥。水底
游魚。亦爲之寂言而聽。而謂關低頭弄衣表
帶。似有無限愛感者。文倅撫其意。以好言
之。并表明愛伊之誠。謂關曰。始悅。兩人久
是交契約指而訂婚誓。玉闥從遠窺覷。盡
各情。心爲之動。手爲之顫。一時爲愛情

去六十餘金。乃驚走匿出。恐無以見其妻。遂奔至隔江之呂仙曉求一策。得六十九元。內云道路崎嶇。笑汝性貪。誠心改過。上何。三。壽昌得此策語。何必不待其解。忽有所悟。沉吟思索。曰。思不待三。莫非囑余勿買二三。買一四耶。乃急回棹館。將所餘之十餘金連買一四。竟獲彩。百餘元。卽所原贖之時陳氏正哀。欲絕。壽昌深以爲幸。自時厥後。不復賭博。終

也會過。諸君不信，聽我道來。

我的老嫗王老，是一個誠實的青年。在銀行裏作一員會計，月薪祇有五十塊錢。他家祇有一位老母，因此經濟也很寬裕。前年他心中想着，母親也老了，爲兒子的應該娶一門妻子。主持家政，可以免她老人家辛勞，還可以幫她晨昏的侍奉。方枉父母鞠育的深恩。或者產了一二小孩子，老人家更加樂得笑逐顏開。家庭裏結結融融的度日子也產了。家裏的吵鬧也漸漸多了。天室一豎，豈不是樂比神仙麼。現在他媽也娶了。兒子也產了。家裏的吵鬧也漸漸多了。天室一般，家庭的痛苦也沒有了。而精神上和心靈却得到了無限的痛苦和煩惱。

虎虎的寒風，綿綿的冷雨，我正獨自擁着似陳年的聲音和我夢魂驚醒。唉，這不是石羅王的老二夫妻鬧鬧的聲音嗎。爲什麼這回開得如此的起勁。午夜三更不怕擾人的好夢

所爲。無復楚楚衣冠。才疏智淺。一反故轍。月月初到。催交款。賈亦兢兢業業。毋或延期。凡有支款。必先提出四十元抵充。光陰荏苒。輕銀二載有餘。完債之期漸近。賈乃笑語其妻曰。兩年來疑貧不察。如陌綠綢。今後將獲我自由矣。賈昔時坐。金銀忽。而婢婦亦不自覺。每見賈之妻。雖含怨。乃逼入太甚。豈余情通憤者耶。茲爲最後幾句風話。當逐條以待來世。親行賈往。得脫曰。曠然。常往。洩筆輕氣。但恐妻更笑曰。恐君爲所窘。反謝罪不遑也。儂常借住。以壯聲援。既抵家。則婢婦笑臉相迎。余固知汝債必到。早備午膳相候。今日當與伉儷盡歡。醉酌成功之酒。賈妻亦笑逐顏開。如姊妹之形相親密。賈曰。今見我債權。動輒以醜陋賤賈顏色凌辱。日前我家清收。又復稱親道故。金錢魔力。滔天大義。

數人席地休息。玉蘭絕不能自前。適其島嶼有獵犬。見文偉已別去。遂向甜韻潛射。幸不命中。祇微傷左腕而已。甜韻慰曰。老嫗姑救之。文偉聞呼。旋聲亦折回。甜韻雖老。老嫗甚。棄槍放箭。爲獵者所見。遂執之。文偉至是。始知乃玉蘭所爲。時綠鶯有出洋浮萍消息。翁乃促鴻爲其子完婚然後行。鴻如外託。事。爲玉蘭所悉。不勝悲憤。然出父負食。惟有椎心飲泣。徒喚奈何而已。玉蘭婚後。文偉亦偕同鴻如出洋歸水光。而愛慕文偉之心。仍不稍減。況文偉既寓其家。更易得抒其情懷。不料文偉性甚剛直。一不易玉蘭。無絲毫玉蘭如何體貼。皆淡然置之。玉蘭知文偉不可以情動。乃行其破壞伎倆。何謂固有。係來。二人遂取拆開。復復自年逾半。獨倒。是年。二人遂取拆開。復復自年逾半。獨倒。是年。二人遂取拆開。復復自年逾半。獨倒。

小販。奔命達多舛。均不獲利。卒至室如
懸磬。常有斷炊之嘆。一日暮。極無聊。日夕
遊行街上。信步所之。一夕已四鼓。仍徘徊
於路上。時月色迷迷。寒風砭骨。壽昌正蹣跚
踉蹌。時望見前路有一白衣人。頭帶
三角白色高帽。手持葵扇。搖搖而前。壽昌
漸行漸近。見長人頭大如斗。眼中流血。其
怪狀令人望之而面生怯。壽昌愈看愈驚。幾至
失聲而號。轉念困困至此。鬼魅亦何畏。胆
汁陡然而壯。竟趨至其前。手執其衣角。懇
其救。再三哀懇。長人遂從直去。壽昌緊尾
其後。再三哀懇。長人遂從直去。壽昌緊尾
受之。疾馳而去。壽昌得此一袋。中自錢一枚
所用。乃歸而述之於陳氏。告以所遇。陳氏
聞之喜曰。此財神也。汝不見兩商所供財神
之像乎。壽昌乃恍然。賀曰夫婦合商。典其
故。得百緡。壽昌即以之向賭館進攻。以
長人所賜之緡混入百寶扣中。無不如意。
自是日夕流連博場。連日獲利積至萬餘金。

你這人真個越加放肆了。整日鬧得王老五二頭道。聽得他半個的癡癲。晚晚夜深才回來。家裏的事務一概不管。令老人家這樣的勞碌。你這樣可爲人婦麼？他的妻氣忿忿的說着。你不知那件你是近日最摩登的娛樂。若要我戒絕了。是萬萬不能的。給兒子。理家麼？不是現在沒有奴才麼？婦人顧用。你若果沒有錢不要娶人家婆生子吧。他的妻這樣罵罵王老五。益發高聲嚷道。你好在。難怪你今天要敢前旗。和明少要買外法。把我血汗換來的金錢。却炒砂一般的用法。須知近日世界不景。生活艱難。做奴才的應該設這樣的職業。替丈夫不能經生意。纔是照你這樣的。你不但不能生利。還要浪費無度。你試細心想一想。對得丈夫往住麼。他的妻嗚咽的說。伍家麼。照我這樣的人。算是王老五麼？你看伍家的奶奶。不是穿半塊襪的一對棉襪。李小姐不是三

顏色。心極不釋。然以人家盛意過禮。未便現相。姊將入座。食餌。姊姊詢之曰。此期之款。已擇出來否。賈曰。已帶備矣。也敢再勞枉駕。來觀耶。賈際探微出款。力擲千金。姊曰。君之貌。君狀似不嫌於余。但君當從君夫人。余不忍不任慊亦不任怨也。言畢。不復與賈語。細細。妹常先提二百金作為日用。此後妹當自負其責。余不再代人作會計師矣。賈妻曰。二人弄何玄虛。詢其妻。妻笑而不言。記姊姊曰。余已爲君所不滿。言之恐復見惡於君耳。賈作色曰。若此。余在座。適稱爾二人之請先辭。遂起而行。賈妻乃謂姊曰。請爲之言。再遲將急欲離席矣。姊乃按賈妻坐于草席上。長成語曰。猶聽余前語。每

蘭軒泣罷。贈嫁既成。行將別矣。文偉聞耗。憶蘭蘭之背盟。惘惘如有所失。憤然返國。蘭蘭聞蘭氏之專橫。復恨文偉之負己。悲痛之餘。惟有自圖一死以了此身。比聞文偉歸。以爲有轉圜希望。不料文偉抵步。置諸不聞。不問蘭蘭大失望。更爲悲痛。於迎娶之日。請文偉一晤。擬死於其前。文偉既至。互相責備。方欲以前種催禁。玉蘭及王氏所爲。時彩輿已至。頻來催禁。至玉蘭自料補救無及。於是相將踴躍而逃。王氏發覺二人逃後。立飭僕從追索。維時在夜半。尋尋不得。衆徒呼荷荷而返。玉蘭與永蘭本是官婢。原非愛惜之結合。家庭間時相齟齬。後竟與永蘭離返國。及見門庭冷落。同往侍者。憐憫前非。乃遁跡於此。同回文偉。文偉與蘭蘭逃入荒山。以茅作屋。本此助之精神。安淡薄之生活。藉此脫離事間束縛。得享永遠自由幸福云。(甲)

遂恢復復富。有人成異之。有詢之者。壽昌舉以告。忽一夕該賊猝爾失蹤。追尋不獲。衆是博亦不勝。壽昌感天所賜。又不復博。乃出資經商。某日發展。遂成巨富。其子孫現仍綿綿弗替。斯亦異聞也(酬一元)

○**智電**

計破謀人寺 佛火

何阿福。番邑東鄉人。父伯庭。操計然術。持籌握算。稱小康家話。晚年生阿福。天眞爛漫。父母愛若掌珠。年漸長。出使館。性聰慧好動。每伺隙探察。漸生四出開闢。父母不知也。一日亭午。忽忽歸家。私出散步。穿林入山。信步所之。志跡遠近。遇一古刹。叢林深邃。寺貌宏敞。試入遊玩。則畫壁雕欄。引人入勝。不覺重門深入。既而疲倦。方擬折回。偶聞殿內深寂。欲歸不得。正愁懼間。一老尼自後笑臉相迎而言曰。童子何之。夜色漸合。佛門向例。暮鐘朝

四十塊錢一瓶香水嗎？你不說自己沒有本事，還攔截，不能够給你們盡量的享用。我不罵你，已是你的造化，你還不知自量的罵人不該會生利，莫不是想我去造胡妓的勾當？賺錢給你受用不成？說完又復拚命高聲的大罵：「來！你受用不成！既死！你也不說不出來，結果，祇顧開地咧喇的咒罵着。孩子呱呱的哭聲，老婆子絮絮的相勸聲，混成一片的痛苦，痛苦，煩惱，煩惱，這都是誰賜給的痛苦，煩惱。」（頤武元）

好修飾。慕虛榮。浪費金錢。毫無儲蓄。吾姊姊以爲憂。屢欲矯君于正。而苦不得其法。適得借贖贖之便。吾不知。君之策乃行。暗中先將鑲戒取回。君不覺。當以爲失去。復復索力行催討。逼君籌款贖免。按月來收。作爲儲蓄。君不覺。果慶成功。在存至五百元時。已提來與姊夫合營商肆。差幸一帆風順。每年獲利逾千。目下統計所存。已三千金。有奇。事雖近於詭譎。然其無負於君。此計爲奇。夫人所設施。卒不敗其志。而向君討償。亦爲君夫人所授意。故余亦不任其咎也。君面此亦將終成爲不情理。賈賈言。始則欲味。乃於敘茶及姊一片苦心。而受人覆載而不知。幾幾以恩作怨。惟有泥首姊前。以伸謝悃而已。汝復曰。惟三千金保存之權。仍當操之於姊。誠恐君復萌貪念。則此蓄心血。不仍付諸東流耶。賈賈然曰。汝猶以

滿清末葉。吾邑海防廳署。案諸賭館。凡城邑村落。不據館林立。風城爲首。粵富鄉之區。賭業尤盛。因之敗家破產。墮落青樓。不計其數。知凡幾。有得壽昌君者。世家子也。性嗜賭。不務正業。惟迷信陰謀。虔奉呂仙。朝夕往花叢賭博。數遭慘敗。無時或息。壽昌凡往博。必先焚香禱告。然後敢博。奈屢戰不利。日漸窮困。久之變田園。貨家產。就荒園。巷間。而性猶不改也。壽昌行年三十。僅有一女。時方在襁褓。以養養不繼。將成廢婢。乃與其妻陳氏磋商。賣女與人以圖生活。陳氏不願。奈難抵飢寒。迫得將陳氏賣賤得八十元。夫妻盡數飢寒。迫得趁陳氏哭對壽昌曰。因汝好博。至使骨肉分離。自茲以後。痛改前非。勉爲好人。勿再往博場作鴉注之一癩。當前正業。以砥生計。將來作福有積蓄。贖回斯女以全骨肉。妻死亦瞑目矣。

餌以菓餅。弄以玩具。示無惡意。福親老更
賊膽橫行。知非善類。處此凶窟。難見天日。
惟有破作奴從。徐圖免死而已。未幾。寒
月常空。萬籟俱寂。倦極欲眠。有一老奴伴
之起居。監視甚嚴。數日後老復來。并携
玩具多種。擦之玩戲。並問阿福何所好。福
陡然計上心頭。因對老曰。生平好玩者厥為
鯉魚。但得此池中物。則樂不思蜀矣。未幾
。僮果購一鮮鯉。阿福大誦其德。觀其團
團洋洋。狀若大喜。旋而大躍。投魚地上。
謂鯉魚非吾所好。請易以雌雞。僮為投其所
好。果使人往市易之。忽則不復笑矣。雄雞
既奪諸手。割而待客。見腹中赫然有書
紙一小圓。奇而拆之。則字跡模糊。畧可辨
認。內述自己姓名及父母住址。現被何人處
置。乞往代報起歸。當奉厚酬等語。市人等
有異。照址代報。時伯庭以愛子失踪。遽尋

輕視。茲以物色得一鑽戒。奈價過昂。非三
白金不可。現空其數不過百餘錢。欲得妻
之衣飾付用。以足其數。妻語益難不欲。得
然無辭以却。息累有頃曰。現有衣飾。均為
備閑嫁物。良不願以此見毀。君若必須。僕
姊有鑽戒如豆大。向之暫假爲君飾何如。買
喜曰。此則尤佳矣。周期妻果假得鑽戒歸。
遂爲之。所儲當可逾千。買遂得意揚揚。

人情海波瀾 (陳惠
 語投)
 老翁賦性倫。新會人。棉市富商也。家居東
 山。財產甚豐。年逾知命。獨抱伯道之悲。
 向幸中郎有女。長名韻蘭。生母已死。次名
 哀哀。幼年失怙。寄居外家。年已及笄。遂
 日盡於我。待聘。一月後。實果以撤職聞。乃棄
 歡。受職於與姊夫合股之商肆中。數年往
 來所業大趨。現實已高擡榷台。而蘭團作富家
 翁矣。(酬賀昌五兄)

此書寫惟惟。陳氏性豪爽。知夫秦頤味。此
次有得之。不難立即轉賣。將四萬枚。故收取
之。後緊閉之。藉以監視。將抵家後。取
回該款存貯。另圖良策。詎齊昌待金到手。
然塵落。無奈陳氏監視之下。未敢放入博
場。適遇廟前。忽心生一計。僞云內急。即
趨步入廁。陳氏見其奔去欲追入隨之。奈廁
外界最易。豈可自取私錢乎。下。二字是時
所界最易。豈可自取私錢乎。下。二字是時

不變。正心如刀割。忽聞凱歌聲。喜從人。審視之。確爲己之筆跡。原來當日阿彌來借人。不覺時。暗中咬指書此字條。投入魚腹。使之易經。而此字條遂落購經者之手。所謂不喜離經者。計也。伯庭即報官起捕。官軍陡至。惡僧猝不及防。遂一網成擒。復搜其餘密室。更有幼童少婦兩人而囚者多人。途並放之。伯庭父子重逢。不勝歡喜。僧既被捕。一物而服。兼自吐其實。謂彼原是綠林名號。名號則。無所不爲。嗣後以西門名義。免兇。擄

御之而去。及歸已酩酊不勝。半夜醒來。厲聲呼其妻。蓋指上鑽戒已不翼而飛矣。妻聞

玉蘭。乃繼室王氏所出。韻蘭擅丹青。玉蘭

所門外候之。俟至點餘鐘。仍不見壽昌出。乃問之各出祠之人。聞見壽昌否。人咸笑其妄。

而築寺院。遊人入此輒遭軟禁。富者勒贖巨

之殊。魚性。遍搜床上衣囊。均不見。乃詢之曰。君可。時記得。尚在指上否。曰。余因弊已不。

目樂也。翁有甥梁文偉。椿萱早謝。寄養鍾
家。翁愛之若子。捐貲與文偉自力青海竹馬

○反擲搯之○陳氏悲憤交作○不禁放聲大哭○時有老成耆哲其原委○方田壽昌屬其妻也○

陳。勸贖者既得巨款。只以屍首歸還。使無

復記憶矣。凌晨往友家找尋亦不獲。妻曰。嗟乎。以此珍物。雖置身亦莫能賣。將可

兩小無猜。耳鬢廝磨。於茲數載。早情投

乃告陳氏曰。汝被夫騙矣。此廁有前後二

敗于乳臭小童之手。而盡置諸法。寺堂則付

以對姊氏。今當邀來一商。看其能寬假否。

其姊。情無由達。自是終日鬱鬱。妒恨並生。

夢夢耶。陳氏聞之。痛不欲生。更號咷大哭。

能以妙計脫身。復使被困者得重觀天日。亦

明甜尿精片

必戒飯白絕生命常食赤米
淋形開胃有書說明送閱兼治
淋血淋砂淋重症白尿久濁
人白帶白淫久不受孕

廣州市
下九甫西永興路北約
摩腰膏部

症西門十三甫北約